

卷第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

總敘進士科 進士歸禮部 府解 諸州解 試雜文 內出題 放雜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謝恩 期集 過堂 題名 關試 宴集 總敘進士科

進士科，始於隋大業中，盛於貞觀永徽之際。縉紳雖位極人臣，不由進士者，終不為美。以至歲貢，恒不減八九百。其推重，謂之白衣公卿，又曰一品白衫。其艱難，謂之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。其負倜儻之才，變通之求，蘇張之辯說，荊聶之膽氣，仲由之武勇，子房之籌畫，弘羊之書算，方朔之詼諧，咸以是而晦之。修身慎行，雖處子之不若。其有老死於文場者，亦無所恨。故有詩曰：「太宗皇帝真長算，賺得英雄盡白頭。」李肇曰：「進士為時所尚久矣，是故俊人由此出者，終身為文人。故爭名常切，為時所弊。其都會謂之舉場；通稱謂之秀才；投刺謂之鄉貢；得第謂之前進士；互相推敬，謂之先輩；俱捷謂之同年；（近年及第，未過關試，皆稱新及第進士。所以韓中丞儀，常有知聞近過關試。議以一篇記之日，短行軸了付三銖，休把新銜惱必先。今日便稱前進士。好留春色與明年。明抄本」議「作」儀「，又明抄本、許刻本記之日作記之日，軸作納，街作詩。）有司謂之座主；京兆府考而升者，謂之等第；外府不試而貢者，謂之拔解；（然拔解亦須預托人為詞賦，非為白薦。）將試相保，謂之合保；群居而賦，謂之私試；造請權要，謂之關節；激揚聲價，謂之還往。既捷，列姓名於慈恩寺塔，謂之題名；大於曲江亭子，謂之曲江會；（曲江大會於關試後，亦謂聞喜宴。後同年各有所之，亦謂之為離會可也。明抄本聞作關。）籍而入選，謂之春闈；不捷而譚飽，謂之打託耗；匿名造榜，謂之無名子；退而肄業，謂之過夏；執業以出，謂之夏課；挾藏入試，謂之畫策；此其大略者也。其風俗係於先達，其制置存於有司。雖然，賢者得其大者，故位極人臣，常十有三二；登顯列十有六七，而元魯山、張睢陽有焉，劉關、（國史補關作辟）元修有焉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進士歸禮部

俊秀等科，此皆考功主之。開元二十四年，員外郎李昂性不容物，乃集貢士與之約曰：「文之美惡，悉之矣。考校取檢，存乎至公。如有請托於人，當悉落之。」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，遂言之於昂，昂果怒，集貢人，數權之過。權謝曰：「人或猥知，竊聞於左右，非求之也。」昂因曰：「觀眾君子之文，信美矣。然古人云，瑜不掩瑕，忠也。其詞或有不典雅，與眾詳之若何？」皆曰：唯。權出謂眾曰：「向之言，其意屬我也。昂意在此，吾落必矣，又何籍焉。乃陰求昂瑕。他日，昂果摘權章句小疵，榜於通衢以辱之。權拱而前，謂昂曰：「禮尚往來，鄙文之不減，既得而聞矣，而執事昔以雅什，嘗聞於道路，愚將切磋，可乎？」昂怒而應曰：「有何不可！」權曰：「耳臨清渭洗，心向白雲閒，豈執事之詞乎？」昂曰：然。權曰：「昔唐堯老耄，厭倦天下，將禪許由，由惡聞，故洗耳。今天子春秋鼎盛，不揖讓於足下，而洗耳何哉？」昂聞惶駭，訴於執政，謂權狂不遜，遂下權吏。初昂強復，不受囑請。及有勢位，（明抄本勢位作吏議）求者莫不允從。由是廷議以省郎位輕，不足以伏多士，乃命吏部侍郎專知焉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府解

京兆府解送，自開元天寶之際。率以在上十人，謂之等第。必求名實相副，以滋教化之源。小宗伯倚而選之，或悉中第。不然，十得其七八。苟異於是，則往往牒貢院，請放落之由。暨咸通、乾符，則為形勢吞爵臨制，近同及第。得之者首相誇詫，車服多侈靡，不以為僭，仍期集人事，真實之士不復齒矣。所以廢置不定，職此之由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諸州解

同華解與京兆無異，若首送，無不捷者。元和中，令狐楚鎮三峰，時及秋賦。榜云：「特置五場試。」蓋詩歌文賦帖經為五。常年以清要詩題求薦者，率不減十數人。其年莫有至者，雖不遠千里而來，聞是皆寢去。惟盧弘正獨詣華請試。公命供帳酒饌，侈靡於往時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。弘正自謂獨步。楚命日試一場，務精不務敏也。弘正已試兩場，馬植下解狀。植將家子，從事輩皆竊笑。楚曰：「此未可知。」既而試《登山採珠賦》。略曰：文豹且異於驪籠，彩斯疏矣。白石又殊於老蚌，割莫得之。楚大伏其精當，遂奪弘正解頭。後弘正自丞郎使判鹽鐵，俄而為植所據。弘正以手札戲植曰：「昔日華元，已遭毒手。今來鱗務，又中老拳。（拳原作權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大中中，紇乾峻與魏鉅爭府元，而紇乾屈居其下。翌日，鉅暴卒，時父皋（父皋原作又泉；唐摭言二作時峻父方鎮南海，峻父當是紇乾泉，曾為嶺南節度使。見文苑英華沈詢撰制詞及裴廷裕《東觀奏記》。）方錯（錯當作鎮）南海。由是為無名子所謗曰：離南海之日，應得數斤。當北斗（唐摭言二斗作闕）之前，未銷一捻。因此峻兄弟皆罷舉。皆斯（唐摭言三皆斯作張又新）於時號張三頭。（進士狀頭，宏詞敕頭，京兆解頭。原缺出處，今見《摭言》卷二）

試雜文

垂拱元年，吳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。榜後敕批云：略觀其策，並未盡善。若依令式，及第者惟止一人。意欲廣收，通滯並許及第。後至調露二年，考功員外劉恩（唐《摭言》一恩作思）立奏議加試帖經與雜文，文高者放入策。尋以則天革命，事復因循。至神龍二年，方行三場試。故恒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內出題

開成中，高諧知舉。內出霓裳羽衣曲賦，太學創置石經詩。進士試詩賦，自此始也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放雜文榜

常充為禮部，判雜文榜後云：他日登庸，心無不銳。通宵絕筆，恨即有餘。所放雜文過者，常不過百人。鮑祭酒防為禮部，帖經落人亦甚。時謂之「常雜鮑帖」。（出《傳載故實》）

放榜

貞觀初。放榜日，太宗私幸端門，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，喜謂侍臣曰：「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。」進士榜頭，豎黏黃紙四張，以氈筆淡墨，袞轉書曰「禮部貢院」四字。或曰，文皇頃以飛帛書之。又云，象陰注陽受之狀。進士舊例，於都省御考試，南院放榜。（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。凡版樣及諸色條流，多於此例之。明抄本「例」作「列」。）

一堵高丈餘，外有墀垣。未辯色，即自北院將榜，就南院張之。元和六年，為監生郭東裡決破棘籬，（籬在墀垣之下。南院正門外亦有之。）圻裂文榜，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，正榜張亦稍晚？（出《摭言》）

又 放榜

鄭薰知舉，放榜日，唯舍人畢誠到宅謝恩。至蕭傲放榜日，並無朱紫及門。時論諂之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五老榜

天復元年，杜德祥榜，放曹鬆、王希羽、劉象、柯崇、鄭希顏等及第。時上新平內難，聞放新進士，喜甚。詔選中有孤貧屈人，宜令以名聞，特敕授官。故德祥以鬆等塞詔，各授校正。制略曰：念爾登科之際，當予反正之年。宜降異恩，各膺龍命。鬆、舒州人。學賈司倉為詩，此外無他能，時號鬆啟事為送羊腳狀。希羽，歙州人，詞藝優博。鬆、希羽、甲子皆七十餘。象，京兆人；崇、希顏，閩人。皆以詩卷及第，亦俱年逾耳順矣。時謂五老榜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謝恩

放榜後，狀元已下，到主司宅門，下馬綴行而立，斂名紙通呈，門人（按唐摭言三門人作入門。）並敘立於階下，北上東向。主司列席褥，東面西向。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。拜訖，狀元出行致詞，又退著行，各拜，主司答拜。拜訖，主司云：請諸郎君敘中外，狀元已下，各各齒敘，便謝恩。餘人如狀元禮。禮訖，主事云：請狀元曲謝（謝原作謀，據唐《摭言》三改。）名第，第幾人謝衣鉢。（衣鉢謂得主司名第。其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，即謝大衣鉢，如踐世科，即感泣而謝。）謝訖，登，即狀元與主司對座。於時公卿來看，皆南行敘座。飲酒數巡，便起，赴期集院。（或云。此禮部不恒，即有於都省至謝，公卿來看者，或不坐而即回馬也。明抄本「部」作「即」。）三日後，又曲謝。其日，主司方一言及薦導之處，俾其各謝挈維之力。苟特達而取，亦要言之矣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期集

謝恩後，方詣期集院。大凡未敕下已前，每日期集。兩度詣主司之門。然三日後，主司堅請已，即止。同年初到集所，團（「團」原作「國」，據唐《摭言》三改。）司所由輩（「輩」原作「輦」，據唐摭言三改。）參狀元後，更參眾郎君。拜訖，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：「諸郎君就坐，雙東單西。其日醮（「日醮」二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罰不少。又出抽名紙錢，（每人十貫文。其敘名紙，見狀元，俄於眾中騫抽三五個，便由此錢。唐《摭言》三「騫」作「騫」。）鋪底錢。自狀元已下，每人三十貫文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過堂

敕下後，新及第進士過堂。其日，團司（「團司」原作「園日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先於光范門裡東廊（「廊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供帳，備酒食。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，於時主司亦命召知聞三兩人，會於他處。此筵罰錢不少。宰相既集，堂吏來請名紙。生徒隨座主至中書，宰相橫行，都堂門裡敘立。堂吏通云：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。俄而有一吏，抗聲屈主司。及登階，長揖而退。立於門側，東向。然後狀元以下敘立階上。狀元出行行，致詞云：今月某日，禮部放榜，某等幸忝成名，皆在相公陶鎔之下，不任感懼。（狀元在左右，即雲夢瞿。唐《摭言》夢「三瞿」作「慶懼」。）言揖退位。乃自狀元已下，一一自稱姓名訖。堂吏云：典（明抄本「典」作「與」，唐《摭言》三「典」作「無」。）客。主司復長揖，領生徒退。詣舍人院，主司欄入。舍人公服鞞鞋，延接主司。然舍人禮貌謹敬有加。隨事敘杯酒。然於階前鋪席褥，舍人登席，諸生皆拜，（「拜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舍人答拜。狀元出行致詞，答拜。又拜如初，便出。於廊下候主司出，一揖而已。當時詣宅謝恩，便致飲席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題名

神龍已來，杏園宴後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，同年中推一善書者。已時他有將相，則朱書之。及第後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，則為添前字。故昔人有詩云：曾題名處添前字，送出城人乞舊衣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關試

吏部員外於南省試判兩節，試後授春關，謂之關試。諸生謝恩，其日稱門生，謂之一日門生。自此方屬吏部矣。（原缺出處，今見唐《摭言》卷三）

宴集

曲江亭子，安史未亂前，諸司皆有，列於岸澗。幸蜀之後，皆燼於兵火矣。唯尚書省亭子存焉。進士開宴，常寄其間。既撤饌，則移樂泛舟，都為恒列。宴前數日，行市駢闐於江頭。（「頭」原作「顏」，據唐《摭言》三改。）其日，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，有若東榻之選者十八九。鈿車珠幕，櫛比而至。或曰，乾符中，薛能為大京兆尹，楊知至將攜家游。致書於能，假舫子。已為新人所假。能答書曰：已為四十子之鳩居。知至得書，怒曰：昨日郎吏，敢此無禮。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，權知大尹。開成五年，李景讓中榜。於時上在諒暗，乃放新人遊宴，率常雅飲。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：「天上高高月桂叢，分明三十一枝風。滿懷春色向人動，遮路亂花迎馬紅。鶴馭迴飄雲雨外，蘭亭不在管弦中。居然自是前賢事，何必青樓倚翠空。」寶歷，楊嗣復具慶下，繼放兩榜。時於陵自東洛入覲，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。既而大宴於新昌裡第，於陵與所執坐於正寢，公領諸生翊坐於兩序。時元白俱在，皆賦詩於席上，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。元白覽之失色。詩曰：「隔坐應須賜御屏，盡將仙（「仙」原作「佃」，據唐《摭言》三改，明抄本作「先」。）輸入高冥。文章舊價留鴛掖，桃李新陰在鯉庭。再歲生徒陳賀宴，一時良史盡傳馨。當時疏傳雖雲盛，詎有茲筵醉醲酸。」汝士其日大醉。歸來謂子弟曰：我今日壓倒元白。（出《摭言》）